

成长经典珍藏系列

蔡晓妮 陈永林◎主编



一颗颗星星 都是爱

*Yikeke Lingxing
Doushi' ai*

我的脑海中恍恍惚惚过许多词语：
善良、纯洁、真挚……
最终盘踞不散、定格的只有一个字——“爱”。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一颗颗星星 都是爱

蔡晓妮 陈永林◎主编

*Yikeke Lingxing
Doushi'ai*

成长经典珍藏系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颗颗星星都是爱/蔡晓妮, 陈永林编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1. 1

(成长经典珍藏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960 - 5

I. ①一… II. ①蔡…②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66739 号

书 名 一颗颗星星都是爱

主 编 蔡晓妮 陈永林

执行主编 庄 浪

责任编辑 蔡晓妮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华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200 千

印 张 13.5
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,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960 - 5

定 价 26.8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高贵的施舍	杨汉光(1)
有多痛,有多快乐	周海亮(3)
独力撑天	顾文显(8)
天使穿了我的衣	朱成玉(10)
鲜红的中国结	童树梅(13)
一颗颗星星都是爱	卢 瑶(15)
爱的储蓄罐	孙道荣(17)
公园的椅子	一 冰(20)
硬币花	周海亮(22)
心状的玫瑰	张宏宇(26)
树上的红领巾	刘东伟(28)
灵魂的颜色	徐均生(31)
爱的呼唤	王常青(33)
一张船票的温暖	崔 立(35)
孝顺要趁早	积雪草(38)
寻找心灵的花朵	刘 勇(40)
沉甸甸的红包	徐成龙(42)
父亲	常聪慧(45)
永远的红围巾	临川柴子(48)



目 录

最美的广告	陈振林(51)
真爱无痕	李桂芳(54)
真情无言	左明戈(56)
生命,是最宝贵的礼物	郑 如(59)
做个有良心的人	天空的天(62)
恩人	吴锡昭(65)
最香的面条	王振东(67)
认亲	李桂芳(70)
不要晒脸	乔 迁(73)
父亲的影子	陈永林(76)
请给我一个微笑好吗	流 冰(79)
住在车棚里的朋友	杨汉光(82)
真情	厉周吉(85)
妈妈的生日	汝荣兴(87)
最后一缕阳光	翟兆国(91)
是谁欠我煤球钱	刘克升(94)
老板	孔祥树(96)
女孩来信了	徐均生(99)
雪白的梨花	王平中(102)
别样感恩	徐树建(105)
奶奶的恩惠	一 冰(107)
谎言医好了病	王前恩(110)
好人	杨永汉(112)
我家的阿姨	陈振林(114)
风雪中拉车人的背影	祁军平(117)
善良是这个世界的魂	王国军(119)



开不了的玫瑰花	梁洪涛(121)
大师的签名	陈 敏(124)
点燃一支烛光	童树梅(126)
琴声	高 军(128)
拯救有爱心的人	刘永飞(131)
“父”债累累	任万杰(133)
一根手指的爱	王承磊(135)
报酬	程 刚(139)
送饭	厉剑童(141)
真的好想你	云 风(144)
西风里唱歌的太阳花	非花非雾(146)
不求理解的爱	厉周吉(149)
母亲	韩昌盛(151)
中秋回家	崔 立(153)
雾气	刘 林(157)
黑炭	赵 程(160)
海啸中的上帝	张爱国(163)
回到妈妈身边	红 鸟(165)
谁能让我忘记	陈慧君(169)
岩石上的花儿	白小良(171)
儿子尽孝	曾宪涛(173)
爷爷的存款	游 睿(176)
守在校门口的母亲	童树梅(179)
窑罐里的情谊	王国军(182)
送你一缕阳光	周海亮(184)
他们坐在铧嘴上	墨 村(188)



目 录

感谢善良	陈永林(190)
彩蛋	孙智慧(193)
10 元钱的别墅	李 沫(195)
一辈子的贿赂	宾 炜(198)
天堂鸟	唐丽妮(203)
感恩的心	赵守玉(206)
明眸深情	闭 月(208)



高贵的施舍

杨汉光

一个乞丐来到我家门前，向母亲乞讨。这个乞丐很可怜，他的右手连同整个手臂断掉了，空空的衣袖晃荡着，让人看了很难受。我以为母亲一定会慷慨施舍的，可是母亲指着门前的一堆砖对乞丐说：“你帮我把这堆砖搬到屋后去吧。”

乞丐生气地说：“我只有一只手，你还忍心叫我搬砖，不愿给就别给，何必刁难我？”

母亲不生气，俯身搬起砖来。还故意只用一只手搬，搬了一趟才说：“你看，一只手也能干活。我能干，你为什么不能干呢？”

乞丐怔住了，他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母亲，尖尖的喉结像一枚橄榄上下滚动两下，终于伏下身子，用仅有的一只手搬起砖来，一次只能搬两块。他整整搬了两个多小时，才把砖搬完，累得气喘如牛，脸上有很多灰尘，几绺乱发被汗水濡湿了，斜贴在额头上。

母亲递给乞丐一条雪白的毛巾。乞丐接过去，很仔细地把脸和脖子擦了一遍，白毛巾变成了黑毛巾。母亲又递给乞丐 20 元钱。乞丐接过钱，很感动地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不用谢我，这是你凭力气挣的工钱。”

乞丐说：“我不会忘记你的。”他向母亲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就上路了。

过了很多天，又有一个乞丐来到我家门前，向母亲乞讨。母亲又让乞



丐把屋后的砖搬到屋前，照样给他 20 元钱。

我不解地问母亲：“上次你叫乞丐把砖从屋前搬到屋后，这次又叫乞丐把砖从屋后搬到屋前。你到底是想把砖放在屋后还是屋前？”

母亲说：“这堆砖放在屋前屋后都一样。”

我撅着嘴说：“那就不搬了。”

母亲摸摸我的头说：“对乞丐来说，搬砖和不搬砖就不一样了……”

此后又来了几个乞丐，我家的砖就屋前屋后地被搬来搬去。

几年后，有个很体面的人来到我家。他西装革履，气度不凡，跟电视上那些大老板一模一样，美中不足的是，他只有一只左手，右边是一条空空的衣袖，一荡一荡的。

他握住母亲的手，俯下身说：“如果没有你，我现在还是一个乞丐；因为当年你叫我搬砖，今天我才能成为一个公司的董事长。”

母亲说：“这是你自己干出来的。”

独臂的董事长要把母亲连同我们一家人迁到城里去住，做城市人，过好日子。

母亲说：“我们不能接受你的照顾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们一家人个个都有两只手！”

董事长坚持说：“我已经替你们买好房子了。”

母亲笑一笑说：“那你就把房子送给连一只手都没有的人吧！”



有多痛，有多快乐

周海亮

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他和父亲正顶着毒辣的太阳，在夏地里拔草。邮递员在地头停下车，大声喊他的名字。父亲把手在裤子上擦擦，走过去，接了信，拆开，看两遍，对折，装进口袋。父亲对他说，你考上大学了。然后蹲下身子，接着拔草。

那天他和父亲表现得都很平静。尽管他们都知道，那一纸录取通知书，对他的将来，意味着什么。

第二天晚上，父亲拿出一沓钱。父亲说就这么多了。家里的，还有亲戚的……能借的，都借过了……还差几百块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他红着眼说那我不去了。父亲瞅瞅他，没说话，他给自己卷一根纸烟，静静地点上。烟雾缭绕中，父亲盯着那张展开的录取通知书，表情卑微并且虔诚。许久，父亲抬起头，说，明天去山上捉蝎子吧。

村后有山，山上有蝎子。捉到蝎子，晒干，拿到县城的采购站，大一点的能卖两毛钱，小一点的能卖一角钱。几年前，闲时捉蝎子，是很多村人重要的收入来源。可是他算了算，即使捉到的全是大蝎子，也得一千多只才能凑够学费。离开学的时间已经很短，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父亲说，我帮你去捉。

那个夏天，他和父亲拿着镊子和竹筒，爬遍村后所有的小山。他们起



早贪黑，捉到几百只蝎子。笨拙的父亲几次被蝎子蜇了手。幸亏那些蝎子毒性不大，否则，父亲将在那个夏天里，死去多次。

离开学只有3天，父亲去了县城。路很远，父亲天不亮就动了身。那天他在家中等，坐立不安。他不知道他和父亲花一个夏天捉到的蝎子会不会变成钞票，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踏进朝思暮想的大学校园。他想，假如他不能够继续学业，假如他不得不像他的父辈那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，那么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活下去的勇气。

父亲回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他把目光急切地迎上去，却不敢问。父亲朝他笑笑，说，一切顺利。父亲松开紧攥的手——几张钞票早已被汗水濡湿。他接过那些钱，再也不敢松开。仿佛只要一松手，他的大学梦，就会突然破灭。

校园生活是紧张和快乐的。他省吃俭用，把所有精力全用到功课上。他的努力很快有了回报，第一年，他就得到了最高的奖学金。可是生活并没有真正变得轻松——他必须吝啬地对待每一分钱。

大学第一个暑假，他几乎是在家乡的山上度过的。他和父亲拿着镊子和竹筒，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翻找。经验帮助他们，那年暑假，他和父亲捉到更多的蝎子。仍然在他开学的前几天，父亲拿着那些蝎子，去了县城。他仍然在家里等着父亲。和第一次不一样，这次，他有了莫名其妙的兴奋。

父亲带回来更多的钱。这很正常——因为这次蝎子的数量更多，个头更大。父亲把那些钱递给他，倚着门，轻轻地喘息。他发现父亲脸色苍白。他问父亲不舒服么？父亲朝他笑笑，说，没事，走得急了。笑容让他脸上的皱纹更加拥挤。

第二年暑假，他仍然急切地奔回家，然后拿着镊子和竹筒，和满山的蝎子们捉迷藏。他认为那不是蝎子，那是可爱的钞票，那是他的希望和他



灿烂的前程。他对父亲说，物价上涨这么快，这蝎子也该涨价了吧？父亲说可能吧，也许今年会涨价。他说如果今年能卖更多的钱，您买件新衣服吧？父亲说别。你都留着……出门在外，不比在家。

他的记忆里，好像父亲从没有买过衣服。从他记事那天起，父亲就轮换着几件破旧的衣服穿。后来他长大了，父亲就穿他不能再穿的衣服。父亲长得瘦小干枯，现在，即使穿他的衣服，也是宽宽大大，不成比例。父亲身着他的运动服、衬衫、肥大的裤子、露了脚趾的运动鞋……父亲穿着他们下地、走亲戚、去山上捉蝎子、去县城的采购站……他想，父亲真的需要一身体面的衣裳。

可是父亲还是没为自己花一分钱，尽管这一次，他带回来的钱更多。他说蝎子真涨价了，大的4角一个，小的两角一个。父亲苍白着脸，倚着门框剧烈地喘息。他扶父亲在炕头坐下。他说，如果明年我们还捉蝎子，我去卖吧。父亲说不。你不认识采购站的人。会卖亏的。父亲把钱一张一张地展开。每一张，都让他的眉头轻轻舒展。

第三年暑假，他带回来一位同学。同学是城里的，从没有见过真正的山。其实那时，他已经在城里做着一份家教——星期六和星期天，每天3小时。做家教赚来的钱，给他的学业，派上很大的用场。可是他仍然要捉蝎子。捉蝎子，好像已经成为他的乐趣和习惯。尽管因为农活太忙，父亲去捉蝎子的次数很少，可是他和同学还是捉到了更多的蝎子，数量几乎达到前几年的总和。快开学时，他把蝎子拿给父亲看。父亲说怎么这么多？他说可能因为今年天旱吧，蝎子格外多……再说我已经有3年的捉蝎经验……再说还有同学的帮忙……父亲笑一笑。父亲说，好，明天我再去县城。

从县城回来的父亲，突然在他面前摔倒。摔倒后的父亲想赶快爬起来，可是他没有成功。父亲穿着宽大的运动服和露出脚趾的运动鞋，脸白



得像一张纸。他吓傻了，忙扶父亲起来。他说您怎么了？父亲说没事，跑得急了……今年的蝎子最多，个头最大。钱，当然也卖得最多。父亲在他面前掏出那些钱，一张张地数，一边数一边骄傲地笑。父亲的脸上全是汗水，那汗水沿着深深的皱纹，慢慢往下流淌。他想，如果明年还捉蝎子的话，说什么也不能再让父亲去卖。这么远的山路，父亲已经吃不消了……也许，父亲真的老了。

大学最后一个暑假，他带回一个令父亲振奋的消息：他的工作提前找到了，毕业后就能去上班。是白领，是一家很有名气的公司。这等于说，几个月后他就将领到一笔可观的薪水，从此过上体面的生活。那天父亲非常高兴，他请了很多乡亲，在院子里摆了酒席。他说他的儿子将要成为一名白领，将要在城里扎根。其实父亲并不知道白领是什么意思。或许他认为，那是相当于村长级别的干部。

他还是上了山，带着他的镊子和竹筒。他想再捉些蝎子，卖些钱，给父亲买一身像样的衣服。父亲说今年别捉了，你都要毕业了，家里也不缺钱。他说当玩呢。父亲想了想，说，那等你捉得多了，我再去县城。他说，行。可是他哪能再让父亲去县城呢？那天，他背着父亲，带着一个夏天的劳动成果，偷偷跑去了县城。他想，这或许能给父亲一个惊喜。

他找到那个采购站，将一大包蝎子推上柜台。他自豪地说，全是大个头的……我想都应该4角钱一个。柜台里的男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说，我们早就不收蝎子了啊……收蝎子？10年以前的事吧？他愣住。他说怎么可能？我父亲年年来卖蝎子啊！男人说真的不收了，已经好多年了。他仍然不相信。他认真地向男人描述父亲的样子。他发现自己必须用上很多诸如“驼背”“白发”“瘦黑”“咳嗽”等词，才能把父亲描述得准确。终于，男人回忆起来。他说是有这样一位大伯。四五年前吧，有一天，他拿了一包干巴巴的蝎子来卖，我告诉他不收蝎子了，可他就是不走。他说他



一定得把这些蝎子卖掉，因为他的儿子，需要这些钱。因为这些蝎子，是他儿子的最后机会。他在这里站了整整一个上午，就差给我们跪下。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告诉他，离这儿不远，有个地下的血站，如果他愿意，可以去卖血。我认识那里的血头……我可以帮他介绍……

他站在那里静静地听，感觉无限痛苦和悲伤。他想起父亲苍白的脸和满头的汗水，心里痛骂着自己的迟钝。这么多年，父亲一直靠卖掉自己的血来帮他完成学业，而他，竟然一无所知！他还自作聪明地想到了蝎子会涨价！他还拉来同学帮他捉更多、更大的蝎子！当他兴高采烈地把一只只蝎子放进手里的竹筒，事实上，那不是蝎子，那全是父亲一滴一滴的鲜血啊！

他想，其实正是他，逼迫了自己的父亲，继续为自己卖血。而父亲，竟默默地配合着他，天衣无缝地表演。想到父亲穿着他破旧宽大的衣服站在血站苦苦哀求，他禁不住流下眼泪。

……男人问他，你哭什么？那个老伯是你什么人？

他挺挺身子，他说我是他的儿子；他，是我的父亲……

那天他很晚才回家。他捧给父亲一件新衣，他说，这是我给您买的。父亲说你哪来的钱？他说，我在县城的采购站，卖掉了今年夏天所有的蝎子……

父亲有些尴尬和惭愧——他明白儿子知晓了全部。他们坐在饭桌前吃饭，两个男人，沉默了很久。

突然父亲抬起头。他说我去卖血，是应该的，因为我是父亲，我为你的是你的学业和前途；可是你去卖血，却只为给我买一身新衣服。这值得吗？

他扔下筷子，握紧父亲的手。他说值得。当然值得。我去卖血，不仅仅因为我想给您买一身新衣，还因为，我想知道，当那根粗粗的针头扎进身体，有多痛，有多快乐……



独力撑天

顾文显

一辆长途班车冒着倾盆大雨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3个多小时，突然抛了锚。车上人好不焦躁。

司机师傅皱着眉头下车，鼓捣了几下，立即逃回来。他穿着雨衣，但雨大风狂，鞋和裤子还是浇得直滴水。司机师傅摇头：“这老破车，又灭火了，麻烦各位下去推一下吧。”

话音未落，车厢里立刻沸腾起来：“我们花钱是坐车的，凭什么推车？你穿着雨衣都淋那熊样儿，想让我们都感冒啊。”

司机双手一摊：“我没说马上推。我也没说非推不可。反正车子不推，神仙也打不着火。我愿意找这麻烦吗？谁让公司分给我这破车的。”

“我们买同样价钱的票，凭什么给破车坐？这败家的公司，倒霉的公司！”大雨天，本来没个好心情，此时乘客们心理更是不平衡了。

“骂！使劲地骂！”司机不阴不阳，“话别说那么难听，这乡下路况差，谁会把好车弄这儿呢，各位怎么不去大城市？听说首都差一点儿的车子连路都不让上呢。”

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双方吵了起来。司机势单力孤，懒洋洋地闭上眼，反正车子不推是发动不起来。大家有时间，就这么耗着。

就在这时，后排一位青年男子插话了：“大家把吵架发牢骚的工夫用在推车上，现在是不是走出挺老远啦？”



“哟，好人哪，高风亮节！你去，你去呀？”居然有人站在司机的立场上，乘客们几乎全站起来，所有的火冲着青年男子发了过去。

那青年男子歉意地冲大家笑笑：“我这就去。”他扶着椅背慢慢站起来。一迈步，众人的目光一下子凝住了：原来小伙子一条腿安的是假肢，怪不得他坐在后排不动弹！

年轻人走到车门口说：“师傅，不敢再等了。这雨反常，怕出现滑坡哩！”这时，司机把车门一开，他率先冲进雨帘中……

没有人支声。但全车人全部站起来，默默地走下车，一位女孩子伸不上手，就撑起随身带来的小花伞，给这个遮，给那个遮……哪个也没遮住，她自己也淋得透湿，仿佛不这么淋，就对不住哪个似的。

汽车终于发动了。众人一齐拧衣服，车内水淋淋一片，这也挡不住乘客们的说笑声，他们刚才简直就是获得了什么重大比赛的金奖！

猛地，司机一声惊叫，大家顺着他的眼光回头一瞧，个个魂飞天外！原来真让那残疾青年说中了，刚才停车的地方出现山体滑坡，那段路转眼变成了一座小山丘！

乘客们有的流泪，有的感慨，纷纷向青年男子表示感激，真乃独力撑天，不是他带头冲进雨中，大家此刻早就成了冤魂野鬼了！

青年男子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哪知道滑坡。我是急着看奶奶去。滑坡的事是编出来骗大家推车的。”

毕竟是他救了一车人，众人还是感谢，问他奶奶怎么回事。

青年男子说，他此行看的不是亲奶奶。

青年男子与伙伴去南方打工，结果出了工伤，伙伴推开了他，自己却碾在机器下。小伙子虽然失去了右腿，却捡回一条命。可怜他那伙伴是孤儿，靠奶奶拉扯大，如今孙子没了，老人家今后怎么生活呀。小伙子急着去见奶奶，他必须陪伴老人度过晚年……

一小时后，班车没奔终点，司机把车拐进了残疾青年要去的山村。这是一车乘客的共同决议，大家坚持要陪小伙子一起去看望那可怜而又让人羡慕的奶奶……

天使穿了我的衣

朱成玉

那个春天，她看到所有的枝头都开满了同样的花朵：微笑。

大院里的人们热情地和她打着招呼，问她有没有好听的故事，有没有好听的歌谣，她回报给人们灿烂的笑脸，忘却了自己瘸着的腿，感觉到自己快乐的心，仿佛要飞起来。

她感觉自己仿佛刚刚降临到这个世界，一切都那么新鲜。流动着的空气，慢慢飘散的白云，耀眼的阳光，和善的脸。

她知道，这一切，都是姐姐变戏法一样变出来的。一个阳光明媚的美丽世界。

她和姐姐是孪生姐妹，长得一模一样，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她是个瘸子。她怨恨上帝的不公平，怨恨一切，碗、杯子、花盆，所有她能触到的东西都会是她的出气筒，她的世界越来越窄小，小得容不下任何一双关爱的眼神。

由于天生的残疾，走起路来不得不很夸张地一瘸一拐。如果这张脸不美也就罢了，上帝还偏偏让她生了如花的容颜。这两根丑陋的枝条怎么也无法配得上那朵娇艳的花朵，她总是这样评价她的双腿和她的脸，所以她